黎陽孟　思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轂德載甫校

小東

與朱一梱

其竝伏伾山日為耕雲鉏雨之業見之遊之
耘夫樵子爾久不作一剌于邑城況京國之
天上復逾塞之戎閩乎故情雖懸、莫或致

之乃去秋拱拜緹圄垂念謫痴似可以文交於伾山衛水之間者躬為三肅猶谷中跫然聲也第未能致會書歎乀昨冬聞有南權之慶以為非山東則河省翹望久之又未離局豈以邊塞重寄非文武之全者不易代乎顒竢顒竢先殘冬以纂脩郡乘旅寓西月求令祖之善蹟吾鄉人以科于景泰莫有能記之者亦但志兄之世科而已志且未成嗣訪緒入伏聞邊事寧謐行且超擢當為畫錦之飲矣更祈為　國珍攝以膺寵渥不備

謝李滄濱

思以草澤迂鄙獲知名明時第一流人內諸雲夢胸次固已多聿乃復提携豚犬授之武科古人愛士之義恐未之能逾倘児輩自此發軔偶一登壇則一軍皆驚人必曰漢之元功所薦者況思妻子受戴鴻私者豈言之筆之能罄感謝情悰耶走入襄國猶為逋慢而董尹有山陜之行彌月未旋是以遲其来而

禮未之行也遲之罪在此今敬再拜遣小
姪孟濤北上先白謝意容少日叩謝階陛外
董尹卅前日不自抑畏御丐雄辭而粗率殊
甚不審肯垂珠玉否思睹死以請

與陳筆山

伏惟謫麼偶因文事
我有明諫臣相值又
抑心自感非可偶之
變不及于魏瑾拜
聲音咲貌者衰門有
而冢婦酷殁小兒
疾甚賤體癰瘡敷于乳綿
瑞柳之兆大起用為棟梁國家之興必有禎
祥如此已為小卅將獻賦左右而忽有此變
嗣數日當塵清覽耳厚惠下及拜領深媿無
以為酬柰何思頓首

與耿忠菴

別久顒仰儀範每瞻廡及賤體疾疫未能會
晤誰謂河不廣可一葦航也姪弟南来俱審
興居安吉且知浩然正氣足以寢淮南義烈

忠直可以抑強　宗方令有
聖明天子有忠正撫巡是以救洛陽之焚溺
伸河省之職今是天下大望也自昔滑衛多
英傑近乃無聞令忠菴清正剛材有守有為
塢草亭南鄉拜賀然不能航一葦於河者有
上光明時下光滑衛甲科真有人哉愚也竹
由然矣自循已過在于不入城市不能諂諛
而縣吏之得時勢又不知從近日士類以交
遊是以斥以老儒辱以重役然竟不能求愚

之罪而污之也仰屋竊歎抱此抑鬱安得知
已之人如忠菴者泣涕而懇之耶因便書此
以抒衷曲諒不我罪思頓首

再與忠菴

久違德容殊生鄙吝先月得宜溝驛信傳言
執事剪除彊　宗式遏逆謀英風義烈凜
遠近昔漢汲黯直以寢淮南之謀稱社稷臣
近有漢庶人作叛於山東宸濠舉兵于江右
皆以當時有司惜官職避禍患故致猖獗害

及生民耳未有奮不顧身顯章効奏鉏苛王去逆蘇俾中州之民免鋒鏑之慘如執事之義以居戡忠以慮遠者也聲名赫奕材館天官簡在　帝心矣超班玉笋顯仰顯仰生志獻先此楮賀思頓首

與王龍池郡丞

思陞代山溪屬厭文名德政久矣第以貴賤分義屬治限隔且士無紹介不敢自賤上援取辱禮教今者以豚犬拙書賜之多楮帖下茅茨故敢以疵賤姓名上謝得污文几又不以見愚拙也如不以今勢見容小才有所著賦詩論議襍文若干暇録以上雖公輸之門一弄斧取不知量之大噱意亦甘之

與蔣虹泉問病書

仲春航河晉謁藩府伏承開接飲之食之是猥以文士之禮禮疵賤之夫在大雅固為過

厚而鄙生得此自愧叨越如何如何入夏負
冗麦事小妆未能奉書叅承企仰情深旦夕
懊々郭天球至辱賜感刻幸慰更過乃聞尊
體偶爾違和我公福德方隆為國為民臣隣
父母世道攸係彼徼痾小豎神祇呵護必且
退聽矣然疾者子之所慎小愈尤宜調攝吾
邑近有宋有孚者儒人也大叅宋公之孫昔
遊吴下精究醫理京師諸老屢試診劑咸以
為能近在見吾陳公門下修餌如或可用但
恐有司必當馳赴是後可以永去未審如何
初秋猶暑多幸為國自珍以副濬人士共禱
之禎思頓首

與陸小峯

自昔濬南拜別違去門墻倏已九年浙東莫
雲時　切顒望憶在濬時思以粗鄙魯愚得
依德範獲蒙大稚不賜譴責終以朴實見亮
孫生自南来備言盛德薦承念及豚犬愛以
琼玉叱名寵薦昔人有為薦揚之者以為知

已以為感恩況大君子升上九天路遥歲久記一舊治生員薦之舉之其感恩知已無惠無既乃知納汚愛士之量滄海為小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蘭省距濬千里而近貧病交攻不能叩首階陛益重媿罪何可云諭過因楊生北上謹北面九頓首拜書少吐鄙悰俯祈尊炤非敢妄僭以書謝也

與王小樵

恩感德鳴謝之意業具令兄先生之劄矣而未鏊之私再此上白司徒古三公也我端翁居三公之尊如素士禮賤子若貴客令天下寧有此耶已乃豢足下再為置酒深造齋閣雅量高懷長日盡惟此情何既謝意但表微徵耳又盧生寃酷尊兄之所久悉茲幸豪覆審似有可生仁人之心必懷矜憫肯念螻蟻之微得一引手活此生命則陰德之報宜子孫振振昌熾于甲科者如古人矣況盧生又昔年見知者乎不知量之言幸恕狂瀆

田虹泉

滯境之別民士依依思從衆以歸瞻望南雲悵然如失屢得仙翰於蜀於閩思又恨送之弗逾河襄秋莫忽聞河南之擢初甚不信謂令之捷徑者或然公或不能然後得報曰信矣乃諭人以為信鄰危兵勝于臨安清孤久守于朔易公道寧遺我公我是之遷公道之未泯也邸欲走階下一拜秋水且雨不克就遂霜降趾堅或可遂鄙私耳辱書兼之香物豈將令鄙賤暨豚犬輩得受遺警乎敢不南向九頓首以謝

與安峯魏侍御

自應召北上未獲拜別非不欲別也蓋不同人人而欲遠送以自異追而送之漳之游已戴星而行矣是蓋欲親而反疎也罪如之何久睽詧言不能修敬律以孔子春秋之法思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者耶潛居山寺側聞異擢簪筆繡斧此不足以為兢事榮若夫鷹

觸鷹摯朝宁肅清敢以公道為天下賀而區區之私心喜可知已錢秀才秋試謹附此少抒寸心其秋清氣爽膺寵納福濬人士日已香而祝之矣不肖不忖之也

與國幢陳濱川

別来日月易邁條忽幾時載想風度神馳情晤然歲縮養拙塵跡甚疏久闕脩候用深靦悚但止瞻五雲跋而望之近来士風甚惡無可與語者非不語不可深語爾友道闕諸拍

案納懷聊此仰白以見鄉曰我輩之情悰惜歲暮秋後便欲止舟以副前約值軍地退出叢望更乞實不能具一个行李也令器想能指之無矣牙丶學語鴈丶成行必可以快人意先有小詩奉賀未獲鴻便謹此並徵物附上幸垂呪納

與鄭虛舟

久渴傾仰兄東弟西間何闊也會如夢寐別若覺醒交一臂而失之人生不得意每如此

將何為情伏卧仏山竹塢乃蒙齒及病夫見
交態矣走之迂蠢不入城市不事交遊不視
產業陶然兀然于草莽間而亦見罪于知友
自反莫知其愆恒自以仏之知已于文字之
外晉人有言曰君之知我勝于我之自知信
哉言乎前約會滄溟公于山東半載應崔鼠
之蘗讐、而病想春和事暇不寒舊盟尔外
其色紬一端為令器賀知必為嫦娥愛喜特
先製緑衣云耳亮恕輕褻

與靳鈍齋

駢四儷六抽黃對白古人如司馬君實且自
謂弗能蓋其用意欲貫徹用事欲切偶用韻
欲鏗鏘而學識才三者又兼之乃能裁之筆
端如入金谷園萬卉競妍步、改觀而無非
春容蕩漾温公之弗能吾與其弗能也適承
賜教讀之一過便徹雅意裁剪鋪叙五聲允
愜所謂意事韻俱而兼學識才者也藕子瞻
謂孟浩然如善造内法酒手而無材料吾兄

之句、不虛材充而手妙矣若夫戒之望之、
尤見厚愛而句益工謹粘之屋壁庶不遺忘
更以為家寶而誇之文士兼存寵光耳使面
匆、不悉思頓首

…答朱一槐

思棲遲衡茅跼絶世事于夙昔之相知而識
者不敢見乃彼亦多棄而不我見也高舉遺
舊古詩興歎久矣獨我執事不以雲泥異心
闊山迢、念及疵賤厚過漢俗遠甚感復如
何思自少時類燭之武不如人而私有小志
不安九近將奮然一出有少建立必不同腐
與草木埒而志廣才狹氣剛學拙猶不能錚
錚佼、耳言之自媿執事方以睥睨人世云
云以視我然不知今吾非故吾也若其遊林
嘯樵夫漁父之適時或歌詠太平以酣暢
於山谷水涯乃思之素業鬱雖雅歌高會恐
執事不得平分吾之風月也求田問舍蓋勝
情不忘棄捐云尔若以為果明農哉則非予

所望於執事也方今北虜桀驁邊境瘡痍宣
大北門為國安危官於此者非文武全材不
可執事雄才大略膺此重寄當使邊徼人安
社稷永賴功業懋著匹休王襄敏公俾天下
知吾潛有二偉人是則執事能事而思區區
至願也風便草此叙心不盡欲言

與張巖山

自昔仡山鳧舃衛水仙舟睽違道顏不領清
誨日居月諸五載於茲矣思企伏荒山野水
間忽不誠帝希聞豈然之音況高軒過乎久
久不能通名于一界神僊者茲故之以也罪
祈體亮公才華英發復居蘭省高情藻思進
軋古今如肯俯擲珠玉以示迂蠡少開鄙吝
即如命之面提之耳矣是所願也非敢望也
復不自揆輒録謬作數篇以獻引玉云尔文
云乎哉秋杪買舟為来春之試必躬拜階下
茲不敢多及思頓首

又柬

思當辱我公愛士之雅而亦既頌之人矣
乃今忘其愚且賤論薦一士於門下表弟錢
萬選昔年以春秋試于書院恒為廣大二郡
士第一無何親老寒困就教安慶遷之太原
安慶太原咸奇其才今服闋將入選其人純
孝篤學介然謹勅兼能文章工五七言詩以
清潔自守未為高明所識偶許容其窮見座
側仰挹清光不惜齒牙餘論為項斯延譽則
終不泪沒于泥沙矣餘非其所敢覬思不勝

輕瀆之罪汗惕頓首

與張石河

慨自兄長擾[illegible]席振木鐸教弟以衰謝臥疾
大任山中芸人之與屢棄子之興進邇乎南
北候乎星情何暌離而不比合如是也暑蒙
盛及華翰教言兼以幅畫致意弟深媿負兄
深媿負兄道德可敬可[illegible]
獲會合器小河千潛清雅偉俊丈夫也觀其
才氣得吾兄之剛兼得其畫甚為敝邑士夫

崇重方日與遊厥乃聞兄有喬遷之喜亟欲
往以行故先此以賀郷意且自幸地之相去
若此甚邇得朝夕聞清教論詩賦發狂簡之
氣于酣暢間亦人世之一樂也相會在即不
敢喋喋恩頓首

荅劉永城年兄

前月十五日得讀賜書知福德臨永城而政
譽動中外也諫垣憲臺屬之子矣賀賀弟以
薄劣少負魯拙欲一試得志故連上而失之

一經進再讀春秋如古人所謂通三
大經小經六經九經者亦既習之矣而乙未
以先世內艱阻及戊戌得試復以題紙落秋
九月三字悞人事也歸而補工葺乘將為享
丑之戰而繼母復捐世矣三科之阻時不我
當然盛氣勃勃期欲上進而才拙資鈍未知
何如但自覺筆鋒未甚摧敗文氣未甚衰耗
聞見未甚孤陋猶不能已耳我兄當道其
亦悲而壯之否耶伴回聊吐心事惘惘不既

與謝四郎

久別庶同懷、近得詩教、是慰積想然又不若面覿乃豁情懷耳秋涼郊墟大任清爽可訂昔盟矣白水蒼山征帆沙鳥種種盡入詩思文旆一臨山水增重況廬生賴兄生活潛人非但欲觀詩翁更欲見義烈也幸過以慰衆望外大任山大像昔有傑閣元末兵燹有僧欲復其舊請作數語為駔今并惡詩附上求教政可發一哂耳

請人賞牡丹五首

竊以慳風澀雨恣李摧殘日居月諸春曰莫矣一番花信風到牡丹天香國色獨占艷陽然則時之蚤晚造化者亦有意乎舒元輿賦云我按花品此花第一自惟貧陋不稱此花而宮紅袍綠大君子之近事也敢捧觴以俟緩轡

伏惟牡丹之品名滿天下故歐陽公有丹州為第一品花請第一品人花王利見君其毋

延州洛陽越花之譜自非貞觀之目者不足以識香色之妍媸也執事以鷹繡領陝右道則丹延固在管內矣而又埋輪洛陽乘驄江表天下之花且盡見之又況春風上林曲江紅紫走馬長安一朝看盡者乎其於村落中花亮不足觀也雖然有一小細根窠委之荒榛宿莽間肯枉肩輿一眄睞之固藥籠中之一物也思當共花王三稔首以謝龍光

竊以牡丹白遙種德乃降唯遇神農氏深知臭味寥寥千載隱處丹延山水間後乃不幸值武曌氏強而致之宮掖而李三郎楊玉環復寵眄焉至使謫仙為數豔詞以誇耀于世後世遂以為牡丹之光其實獨謂牡丹之六辱也近者山村植有二窠色紅而葉柔掩映似為尚絪也香細而暗遠且清不求聞達也可以觀德矣謹滌觴請大雅君子一觀之庶乎及太古尚德之義而李唐之辱者頗為牡丹一洒之

竊以造物之於物栽者培之牡丹一植物爾近見其動搖春風光艷上陽色聞古今香傳秘苑何其幸也如思者天畱其心擁腫蠢愚色不能挂紅緑香不能襲芳馥一草木之不如何其不幸也雖然牡丹者乃為吾所植荒榛野艸之間為牧豎田父之踐踏而惕視之亦何以異于吾哉如執事憑然肯来聊一流

盼則牡丹且增香色而與有光耀矣人

謝之四人花畫幸謹開三徑以望

竊以牡丹自唐始見詠于詩人及宋遂譜于歐陽公而瀟溪名為花之富貴者夫五侯邸舍百寶雕欄一春花事也而荒村野圃乃亦植之其不耿咲于富貴家乎然百花之甲故稱之曰王此則儒者之志亦且免寒陋相爾我弟為甲之日肯一来看此乎十七日花下治具先此為報春之帖

與錢子青

別後懸憶倍過親友殆僕寡合少與人交而

人亦棄僕莫之與交是以憶弟之心獨切丶
病體不入城市先聞孫其迺云丶俱得宦履
清吉良慰良慰昨承賜音垂及衰朽只見契
情細訊来使悉居官之詳信通儒大雅兼君
師政教能之非腐儒之偏枯者甚幸甚幸前
之詩軸勉為長句三十韻而児子華平病未
能書容嗣奉人還草丶不盡

慰李東厓

先親家忠允篤誠壽宜彭聃忽爾乘白雲入
帝鄉天果審善人君子哉康節有云七十康
強不為不壽古人所以稱者希也況上榮下
養全生全歸於太平人物無少玷缺徧觀今
世亦豈多得前科後繼絕武不墜英霊颯然
自當凌空一咲復何所恨為人子者天性若
哀號過甚幾至隕越僕竊以為過周孔制禮
曽閔抑情聖賢大孝不敢過毀也喪制有經
敢為上哀次之瘠為下東厓素癯弱者而可

過哀以就下孝乎惟以大孝最之盡敬可已
思在至戚故爾煩聒幸苦次少加溢米為重
且合乎禮

與林越山

文與畫藝之清氣也古之名臣碩
儒率多兼之邇来寥寥乎盖有千萬里江山
筆端以奪天巧耳思偶得湖綃一幅已令拂
拭光凌亂矣倘肯為作小景張之中堂時
玩之即君處南海鄙人處北海見之猶
也幸毋吝珠玉而中甚落莫欲圖一聚首但涅滑
滑行不得也容晴日躬
謝

與朱南川

音與計偕得家書愛不以朽拙見擯似欲收
為門下彈鋏之末自惟不才有負恩厚如何
如何近聞榮遷甚私喜慶出胸中甲兵以佐
帷幄頗牧在夏官朝廷用人當矣敢為天下
賀小僕北上敬拜書問起居福履之勝不記

僭越罪ㄟ也思頓首

與謝四溟

思白燕市一別匆ㄟ南下交一臂而又失何人事之易婴也胡塵未清拔劍起舞斫地悲歌碎孫吳櫪陰符吾兄知我志者而未得為時一用也何言何言兄之壯志雄心乃能一發之詩前軼古人可以無愧男子矣錢子青田道兄致意敬此上謝情長字不敢遍冗

答陳筆山

先承諭作文深欲俛僶抽軋自獻媸鄙以附名卷冊為謗麼之辜又惟奇祥異瑞高名鉅才古今篇詠諒已諸體備矣故輒牽率捉筆為賦一篇銘一篇然荒穢之極不足以發揚盛美徒以歪音取咲鳴玉耳公深愛我者祈毋示大方家增吾靦面

人日請客

今年是蛇年此日是人日文丞相悲世之心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来李翰林達時之語

況宇內當全盛之日而林下樂太平之春麗日暄妍惠風和暢敬少屈衣冠之會以同擁婚嬙之情無事阻春遊期亦可矣有酒介眉壽時復中之幸而坐邀容申拜謝

送果興董右坡

秋郊雨足農事滿籌窶之望矣芸薨之安非我公之賜而誰其賜耶園果落實敬摘數顆為尊翁千萬壽蓋推古人錫類之意不然者恩義僭之敢

東長垣侯判簿鮮州人

艸芳花艷雨阻遊心居者已自不堪執事旅寓道院兎葵燕麥滿目萋風劉郎鬱楚桃花未放何如為情吾儕惟文可以慰岑寂所有謬作錄呈亮亦開口而咲矣不足當文也承訪適出及返覺花竹已生光矣容款謝不一不一

謝周南樂寄藥

一面一語之後而佳劑良方兼惠遠道書生

何以得此於人哉秦和曰上醫醫國今世道頗疾須執事醫之感而莫酬誦良相良醫句遥祝耳矣俾旋此復庭事前不敢長書冗矚不宣

素書葉小柬戲作

承命草書既無遠志又失從容顏當為代赭矣使君子雌黄之生必益智如腹皮之作未悉桂心當歸葉本也勿視為破故紙則幸

雪中請盧次楩

孤村風雪無異灞橋敲控小衛往還来作冷齋夜話也寒士之紅爐暖閣止有陶家風味耳諒不以清楚見辭

答劉文昭雪霽見召

夜雪無風曉看萬竹如銀甲將軍俛首伏隆少焉見晛已昂然立矣而治、清露滴之研池吾將以掃其餘於石鳴以漱清渴憶弟之名則涩滑、也如使陶党何如不二則寒士無受用矣然世間寧有揚州之鶴

與海月禪師兄

孤村風雪茅齋客寂據爐獨坐一清徹骨掇竹上雪入石鼎煮茶自娛恨不得與兄論詩譜雪實禪也想山寺莫可與語同此情耳雪止敬具麪糗炊餅為不下山之齋亮洗了鉢再說經也

請三廣文

讀謝惠連雪賦始以愁雲繼之湘吳知酒之可以浮清況也冬餘雪止積素未霽敬予九日玉村掃逕奉迓文旌躡碎玉而降見君熱情不卻寒薄矣

雪色也而雪之霽又瑞也執事清雅宜於雪亦宜於雪之霽又宜於會譚其曰山村掃雪淪茗煮魚羊炙庶免清苦之陶廬豪之党也鵠望旆駟杜臨寒皇冬餘雪霽憶立雪門人久渴晤言多冗不自賜暇亦妙佳矣其曰山村溫酒清聽泠齋雪窓之談亦嘉會也肯詘賜嗟玉思敬立下風以聆

教益

與田莘野

昔年有一詩咏中州才子田莘野甚欲一瞻雅範竟與頎違意雖神交後必有晤對時也近聞峻秩戎政亟欲北上晉賀煞時迫嚴冬舟行者少又賤疾不堪乘騎故少遲：有所欲言具四淇書中幸垂省之伏謁在近先此馳聲恩榜首

與王鑑川送柬禽

河朔土果此為頗佳！園亦有植者適落其實執事公寓苫次館人無乃不給於薦新歟謹以數顆致園丁之敬粗鄙之罪必見亟盖

謝董右坡

辱賜貺下拜登受矣敬附謝忱思昨奉餞晚弗克面凌晨假騎以歸雪融氷堅馬躓而顛退之云如杵投臼者如此不但若子美之迸落瞿塘石也乃是荒村建子月所幸不至焦校書板齒無耳謝不能躬亮必見恕

答楊廣文求杏栽荼蘼乳犬十月初四日
吾之杏園春色来春事也其後乃有玉友之會酒耳執事令邊見索探花亦太早矣春雷一動當即攀折以奉乳犬之求猶未蒙之乳將鄉心之切或夜警未寧耶何寄書可容之急也龍形豹耳佚有如葵者獻上

送箭與人

射乃丈夫之所事矍相氏之圃大聖人巧力俱全而觀者如堵記禮者稱之聞欲為穿楊葉之習輒獻雕羽矢九隻以供決拾若夫注春榜之的百發百中壬戌之期準矣敬呈

與王小溪

東望日久昨乃獲登君子之堂瞻仰大司徒箭台範後生小子睽多幸而又蒙賜之盃酒接以殷勤略貴分於崇高昭寒微以道誼乃今知大賢之德量如此也謝感不盡謹因上輸鄙忱幸略私褻

送許依齋廣文

伏閤高擢曳裾　王門春風梁苑清夜西園
校鄒枚以馳聲應劉自是見賞其於鞅掌于
有司者雅致君子必有所去取矣賀〻其以
抱疾限於隔壤未能伏謁稱賀緘罪姑之何
輒獻鄙文見遠別意且明吾夫子有大德也
幸叱入

黎陽孟　恩叔正甫著
新安金繼震長卿甫選
黎陽朱應鼇德載甫校

論

李璀

李懷光叛其子璀為監察御史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必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

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以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敗死璀亦自殺李泌曰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未足貴也孟氏曰璀誠賢者也死之未為得也使懷光之死由於璀而璀為棄父以全君則是璀賣其父也則璀者宜如趙苞之故事自殺以報父可矣夫自懷光通朱泚殺惠元并建徵邀卓駕大逆昭灼而馬燧渾瑊奉詔以討之非璀告密之故矣璀宜如王導之故事率家族席藁日待罪于朝堂任人主生殺之可矣其或德宗念懷光有解圍之功宥懷光族滅之罪寵止其身宥其一子則璀者宜如王裒之故事衰絰去國終身不仕可矣然則璀未可以死而死焉死傷勇昔鯀之罪宜殛也堯殛

之禹之聖宜用也堯用之禹不以父死而廢水功蔡叔之罪宜辟也而周公致辟之蔡仲之才宜用也而周公用之仲不以父辟而辭鄉士一則郊鯀配天官如禹仲之故事立身修行精忠一德以翼導未也又例之王裒未也又例之以蔡仲之賢未也又例之以大禹之聖而壠者亦可矣安在無足貴也哉使鄴侯而知此例之以趙苞未也又例之以王悟而不死矣惜乎璀之不幸而鄴侯之不學也

不義侯

建武時彭寵反於漁陽帝命鄧奉討之寵敗奉兵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寵奴子密斬寵以首降封為不義侯曰非名也權德輿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乎亂曰非議也聖人之遺上精義決由義下徙義子密徙義者也非不義也春秋之法曰人臣無將將

則必誅寵非止將也罪亦非止誅也子密誅
宜誅者也又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寵
亂賊也子密討宜討者也而不誅而不討而
從于惡非義也亂賊之黨也而誅而討之以
免於惡徒義者也刑不義賞徒義王者之政
也權曰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是不明於義
者也君臣之義有重輕其事有順逆子密之
于寵臣也寵與子密之於世祖悉臣也臣叛
而臣誅之耳奚不義曰父叛子殺之義乎曰

義有重輕事有順逆父子天合者君臣人合
者也此重輕之義也故湯武得以伐桀紂君
臣有時而輕也莊公不敢佗其母王宇欲殺
莽君子不之予父子無時而輕也子密人奴
也比之真君臣猶得以問其罪焉擬之真父
子則有間矣伊尹有莘氏之媵臣猶子密也
去而事湯不為叛也方其義
之輕事之逆也周公得以誅管蔡季孫得以
鴆慶父管蔡慶父不得而弟之也寵賊也人

合者也義輕而事逆也終得臣子密乎哉且
唐事亦有之武氏革唐為周張柬之等易周
為唐而武氏終合陵祔廟焉先儒以為方中
宗反正之時為大臣者宜執武氏告于廟社
數而戮之而中宗不與焉然後君臣之義明
而母子之道亦無碍矣夫武固君母也又君
也而謂宜戮之則夫寵逆賊也武類也子密
大臣反正者類也於寵奚有權誠唐人也習
而安焉宜其知有小君臣而不知有大君臣
也子密之義既泪於漢又惑於唐且將不白
后大矣後若郭誼之於河東也始而教劉稹
以叛終而殺劉稹以降武宗誅之史臣猶以
為殺降而失信夫寵之叛非子密之罪而寵
之誅實子密之功誼宜誅而子密宜封所以
勸從義者也然則寵之未叛也則子密奴也
天命未絕則為君臣也寵之義重而事順也
及其已叛也則寵賊也當日命絕則為獨夫
也子密義重而事順也義者宜也權事理之

宜而不可滯焉者也如權之議必將使子蓉為寵盡其心力上抗世祖討羣之臣中破朱浮伐叛之兵下為逆賊伏節而死然後為合于義其說亦皎亂矣又謂魏之篡漢也職此之由亦慎甚哉故曰漢封非名權論非議

論齊景公欲封尼谿之田晏嬰傳曰孔子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之曰孔子聖人也云云宋儒曰晏嬰智而不知仲尼豈非天乎龍川子曰非也治國以用賢為本人臣以進賢為上堯舜稽契禹用益湯用伊尹萊朱文武用十亂而治隆唐虞三代之盛後世莫及焉嬰謂賢者之無益於人國乎何沮之若是也蓋愚昧而不知人者有矣既曰聖人也不用焉何歟或以晏子恐聖人之用妨於齊也夫伊尹興殷十亂興周未聞其有害也或曰妨齊如夏商云曰否不然使齊而成湯文王武王則亦商周乎齊矣奚妨焉齊而桀紂其行終亦必自亡

而已不在孔子之用不用也嬰在春秋時以為賢今其薄賢若此斯亦大弗賢矣然不諫其封田而諫其封孔子則又益非也嬰宜曰田王田也我先君桓公葵丘之會有曰無有封而不告載在故府可考也今寒盟自我始如先君何則景公必不敢封而齊伯可繼矣乃以沮孔子為不可封是舉其細而遺其大也庸詎知吾孔子之聖而肯受之乎孔子之作春秋也邢侯之國亡矣桓公之繼絕世雖假恤鄰實封之也春秋書城邢而抑其實是不與其專封矣居鄹之田孔子肯受之乎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孟子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然則景公何以得與孔而孔何以受於齊戰國之時天下不知有王而孟子猶云然況夫子尊王者而肯受之乎然則晏子曰仲尼聖人也而實不知聖人者也

折中論

南齊范縝著神滅論以譏佛王琰著論以難之稱鬼神之必有以佐佛大明孟思為折中論以質諸理而喻衆

言以明理達理之言至言也理弗達雖言多弗逮也雖達之人或時有好尚俗有惑悟天下達之焉萬世之下達之焉南齊蕭氏之世蓋有之蕭也何也理弗明也南齊范縝獨為神滅論其言曰以佛道理天下而范縝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又曰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王琰著論曰嗚呼范子曾不知祖先神靈之所在縝又論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之所在而不殺身以從之孟氏曰是亦辯矣非達理之言不可以達之天下萬世者也人之生也有理有形有氣理者性善之謂也形者四肢百骸之謂也氣者知覺運動之謂也縝之言形之謂也琰之言氣之謂也且未盡知氣之為氣之論也於理槩未之知矣夫自太極生兩儀天地男女氤氲構精而萬物化

生焉此其時天地男女亦形而氣而太極其
生之理也有此理然後有此形氣而神即氣
之靈也如以為盡無焉則孔子所謂祭如在
又曰我祭則受福朝服而立於阼階易之鬼
神之情狀書乃祖乃父不赦乃死周公以多
材多藝代武王詩之頌大率祭祖考之詞而
禮之繁文尤多為鬼神春秋盟必言若干國
明神殛之皆聖經之垂訓萬世者如以必有
則往過来化形消氣殫粤自上古以迄炎漢
人物生死不知其幾而善惡果報輪廻代出
聖如羲軒惡如共鯀賢如元愷戾如檮杌聖
賢不言其事經史不紀其報是果天堂生於
周代地獄設於永明然後死者乃復有形生
者乃知畏好不知前此之生孰為授之前此
之死孰為攝之西而曰天何以不知其尊東
而曰土何以不知其畢而直至明帝乃求之
楚英乃好之也前此之人將無魂乎將有魂
而無主之者乎何千萬載之悠〻而後世之

梦ㄟ也故曰生者醒也言有知也死者澌也言漸微也氣聚而生天地之氣之聚也非其為某ㄟ也而聚而散天地之常太極之理如是也然則杜伯彭生伯有厲鬼者何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嚅於梁觸於胸憑物假形氣之未散者為之也久斯散散斯滅矣高山大川見惟物為光景者其氣大其散久用物弘取精多故其久且顯之理也如以形形滅而有氣如以氣氣散而有神如以神神久而滅而復於氣此以太極之理之綱維也而果報之說其不然

敬畏論

敬生於禮畏生於義之其所畏敬禮義之常也而辟焉者情之私也聖賢者論敬恒多而訓畏恒寡非禮義之教有異也蓋敬可恒而畏不可遏故敬人之誨諄ㄟ而畏人之教甚鮮也然亦有焉畏大人而已而又恐其畏之

過焉則又戒之曰慎而無禮則蔥蔥則之其所畏而辟焉者也古人訓敬之義曰肅也恭也畏之義曰懼也忌也怯也夫敬之與畏相似而大不同矣脩己者以敬為畏可也戒懼之學也接人者以畏為敬不可也蔥也夫畏已非敬而蔥又過畏為德之凶而去道彌遠人情每怠於敬而趨于畏故敬之誨諄諄而潛剛克而弱者六極之惡也魯子受大勇於孔自反而縮往千萬人孟子浩然之氣充塞天地之間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曾孟之不畏也然而禮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孟曰行有不歉于心則餒矣曾孟之所畏也則禮義之常與夫畏而辟焉者判矣夫何今之世也合敬畏而一之勢交則敬利交則敬眾頤於利首鼠于害則敬敬之態有伏階有拜塵有涕淚有拂鬚有卑而俯傴而僂見敬者必是乃悅而獻敬因以是悅之見

上之上者猶鼠而見下之来者則自為虎頽然靡然波之流而風之鼓上下飾詐以相臨矣故上欲其畏也以為敬也下出於畏也似于敬也而實不之敬也而敬之禮亡矣奚獨敬亡哉閒居屋漏極意于為惡公庭大途肆情於不善鳴豫滅耳而無忌憚焉而畏亦亡矣奚獨敬亡哉然則禮義之敬畏亡而世俗之敬畏乃存勢利之交利害之惕曲盡其卑伏之態者率以為敬也吾見其畏而辟焉者也慙恧而去焉者也非有曾之大勇孟之浩然者也戾于德之剛而協于極之弱焉者也許慎曰畏惡也从田虎省夫畏之為字鬼首也其下虎爪可畏也夫今之為敬者似之矣

酈食其

古人成大業者必有大謀非有大謀則不能以成大業故曰好謀而成取天下大漠也然古人有一計而二施之者取天下大業也謀

其先用之曰必敗而不成也其後用之曰必成而不敗也其終也不用其先者果不敗用于後者果有成何一其計而効之異如此哉蓋有機焉爾矣用之當其機則成否則敗故有天下之八九楚權盛矣漢固無如楚權何一計頓用之何如耳方漢之初楚漢共盛秦也漢王方大憂之而高陽酒徒欲捭鞅其間緩頰而挽其權曰亟遣人立六國後真亦奇矣六國參亚則地捐之六國人各君其君臣各其臣不楚其君臣也不楚其君臣則漢之所敵者楚爾敵楚之後徐起而收之奚而不可乃張良則亟借其箸一一籌之以為不可而豎儒一罵六印隨削乃翁之事幸以不敗厥後伐楚之約信越不會楚漢雌雄未可知矣漢王又大憂之而張良乃曰王欲得天下莫如以天下之半捐之莫如捐於韓信彭越英布三人者王而楚乃滅矣夫地一也分

之人國者食其謀也指之三人者良計也良之計固食其之計也胡先黜而後用之而遂以成漢業者良知機食其不知也蓋機在指吾之有與非吾之有而人之感與不感爾方楚漢之初土非漢有民非漢臣從而與之若惠不費者然人國之後自以彼之應有非漢之惠也不感也不感未已且益敵矣辟之道有遺金吾不能有而示人以拾之拾之者以其自拾也非吾我之所有以惠之也彼且之感後又從而奪之彼宜必鬬信越之際已為漢臣而土為漢取彼固不敢以自擾所須者漢予之以名號乃敢有故舉吾已有之地而捐之三人者捐之吾之三人也故信拒蒯通之言曰漢王待我厚吾不忍負其感之如此辟之吾已拾之金分以與吾之奴僕奴僕者且感而金固吾金也其與自拾之金者不肯間哉漢興而楚滅一策而西效食其與良而二機前後用不用之而同得有如此者武帝

之世主父偃建分侯諸王之子使得各享有土之封而實則地分而易制武帝行之漢室以安計若奇矣然實祖賈生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策也人知主父之策奇而不知由于鄺生使賈生人知捐地之謀奇而不知由于鄺生使食其不死則計必行之於高帝此其機矣鄺生豈真狂者哉

巾論

伊古玄始詰聖肇生權輿文物犆啓典制觀

暈翟感角幘旒冕有成纓蔽斯備飾首之製遐哉邈乎蓋以開人之濛者也至夫文章誕著組織聿興絲帛元首之上勾領覆冒之下寔度精而益備風氣祛而轉盛夏商周之代興收哼弁之迭變非徒異古人新令制也時宜焉耳矣後其著者委端治禮章甫顧相君子容良其冠曰進儒者冤天其弁特圜及其敝也鄭減以聚鷸而貽戚鄺生以側注而干時約竹蒙楯苟簡於裁

成巧士岸幘奚取于名義此下趨之世馳騖
之俗也逮乎宋握天鏡人文炳煥時有眉山
蘇軾曠世英髦雋才絶學宏辭遒句遠駕淵
雲麗賦清章前無陸謝方諸漢時南陽之朱
邑海之孔聲譽頡頏然而睿心哲性創制物
始穢時冠慕古道安於山林清逸也裁幅為
巾垂帛象纓猶製不羣豐儉適義誠儒者之
偉儀隱居之高跡也今其妙譽恒芳遺規猶
在乃有謫麼小生鄙僞陋儒竊宵燭之光擬
羣攄之迹嘽省權門貴米都市汩沒于囂紛
臭處塵容俗狀之中爾乃首山林之巾心壑
斷之賤節非幼安而服青帽德媿有道而效
折角宋一坡翁今何多也昔仲尼居宋章甫
同人從殷道也哀閔舜冠孔對以德崇性本
也今巍巍馬纍纍馬皆藉其首亦堯服而桀
行冠衷而心跖使其因名眠義顧影思形方
且心悚而神愧辱多而榮尠矣亦何必前辱
古人後累時彥而速畫俙績貂之刺為若是
矯詭飈起而奸時制象恭僞行而釣虛譽者

君子欲毀裂而擲之誠恥之也

立太子論

古之太子與諸王並育而不蚤建儲位每於危疑倉卒之際太子不得立而諸王正位焉何也蓋太子雖未立以長其分也自以其當立也故多不屈意於大臣而以大臣無與乎其力也甚者見大臣之所為或不可焉其淺者又每形之于言而大臣若固已忌其不德乎已而又慮其立且禍之也而其次之諸王者又以自非太子也而不敢驕乎大臣而大臣者又欲樹德焉此其危疑倉卒之際多有易儲事也況意外之不可測者又閣寺乎噫為天下遠慮者必預建太子矣

論三代

唐虞而後有天下者曰夏商周謂之曰三代而其君之聖而創業者曰禹湯文武謂之曰三王後世之士肆口而談縱筆而書以望功業之盛者必曰三代之治以望人君之聖且賢者必曰三代之君天下莫之有異焉者也

然人之賢聖者不常有而天下之理勢不常治今試以詩書之所載史冊之所紀質而驗之其於後世亦未必常治也禹功之在天下而浹人心萬世莫之忘也千歲之下尚有魚鱉之思者夫何啓立未幾也而有扈不服乃至大戰於甘而召六卿亦岌岌矣三苗之征彼且蠻夷不足是也啓崩又未幾也羿逐太康於河仲康立又未幾也而胤侯之役又興相立又未幾也而為浞澆之滅甚慘自是而後夏德日衰諸侯不朝矣四百七十一年之間求如禹啓之世亦不能半之也商世稱多賢君孟子曰賢聖之君六七作湯之後而太甲使不伊尹興刑厥德顛覆未可知也雍已立而殺道衰諸侯不至也陽甲立而殷道又衰諸侯益又不至也自仲丁而後廢適立弟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使無盤庚武丁殷道又未可知也易載鬼方詩頌中興則四百九十六年之間前之亂亦為少矣周以仁厚立

國歷世積累何基之厚也武王弔伐四海永清一傳而三監畔亂使聖臣狼跋於東再傳而膠船肆雲使昭王溺死於南三傳而穆王老荒幾亡於徐偃五傳而懿王不道見刺於詩人厲王之流於彘幽王之弒於戎使無宣王一中其興詩人美頌之義則二百五十七年之間赫赫宗周滅已久矣後至平王卑辱一東陵夷不如一列國萎然紛然殆不能君就謂卜年八百之常治哉雖亡而春秋作聖人有大不忍書者矣夫天下之勢一也盛衰相尋而世不常治天下之人一也善惡相軋而君不常賢況時或有君而無臣世或有臣而無君安能百年之盛治哉故觀之詩書之贊頌載之文士之揄揚以古之三代似乎別有一天下而非後世之可及及考之治亂之迹亦太平之不多日而已余為此說非為聖謗詩書也亦欲後之君臣相與用賢圖治則四三代者非虛言矣果非別有一天下而非

後世之可企及也

論承繼

得天下者固在於創業之君永天下者尤在於繼體之人創業者難也繼體者易也天下常得於難而失於易何也天下大器也創業之人取之乎敗國之手其才其德固足以取之也繼體之人而無異才德斯不能守而為人之取矣故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無震之長子之才之德器不可主也雖得之必失之何以言之有天下者莫永於三代其君固聖德之主而得天下又以仁矣然禹之後非啓有扈不可服也湯之後非太甲典刑不可守也武之後非成王武庚必可興也是雖先德流澤而繼體之人必足以守之然後人心定而王業安矣漢取天下非純仁也使終之以呂惠之亂高祖之赤幟仆矣有文帝以休養生息而後漢業昌唐取天下非盡義也使傳之以建成元吉之狂神堯之耄荒驗矣有太

宗以從諫用賢而後唐基固宋之取天下亦未甚異於五代之君也使不有長君以繼之則藩鎮篡爭之禍必又接踵於汴之京矣有龍行虎步之天子而後宋之祚永然則創者固人傑也繼者必英主也不然者創於先失於後必矣我秦之一統雖非漢擬而其興亦昌熾矣賈生以為得中材以繼之六國雖失之一統則非秦類而其時亦清謐矣衛瓘踰以撫床而惜後嗣使能擇賢以付大位五胡之醜未必遽亂也繼之以惠帝則亂隋之一統亦若晉比而其業亦富安矣文中子獻以太平十二策如能用之必不致敗也繼之以煬帝則敗噫繼體所係豈可為易哉考之乎夏商周之賢王叅之乎漢唐宋之英君驗之乎秦晉隋之昏主則繼體之重不減於創業之難也禮曰父作子述語曰祖功宗德然則子之述與宗之德永天下者之至論也

論臣節

天下有大變君子有大節守大節而不知通變之道自處之不以為非也世論之不以為是也易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又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夫既戒以不能守節而又戒以不可守節聖人作易為君子謀果無定論如此哉噫此聖人所以示時中之道也故又曰窮則變變則通義可見矣夫窮而不變何以能通君子不通豈達道哉知此然後知處夫變守大節而不失於執一無權之道矣胡元何如其時也三綱淪九法斁四海腥風五嶽羶翳人道盡亡天下禽獸斯天地閉之時也天地閉賢人宜隱矣而當時謂之賢者才者詘身伏首甘位苟祿為之驅使何其無恥而不知愧也甚者假揚雄詘身之詞託荀攸仕魏之義生也謂之救時死也謂之明道借聖賢之言以文其貪鄙之私不知世有魯仲連矣噫何其無恥

而不知愧也及夫中國道長日月麗天大聖大出以春秋之義内中國而外四夷正冠履之分解首足之顛斯時也可以信道可以濟時可以敘彝倫可以拯屯蹇翊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繼皐陶伊傅周召之臣斯亦可謂不遠復其義吉矣斯亦可謂窮而能變變而能通矣斯亦可謂不苦節而道不窮矣顧乃有自謂賢者才者甘心於夷虜之臣低首於犬馬之拜貪其豢養受其繫縶而欲為之死焉

嗚呼荀息仇牧之義如是哉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詩曰戎狄是膺易曰迷復凶斯人也槩以春秋之法詩人之義大易之理可謂用夷矣可謂戎狄矣可謂迷復矣昔武王伐紂飛廉死於職出公拒父子路死於難武王不封其墓孔子不稱其節蓋死紂非忠死輒非孝也況胡元之虜内視中國草芥人物而欲為之死節焉忠乎孝乎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臣可謂犬馬之矣而

寇讐之也為宜何賢者才者之不是思也東關之戰王哀之父枉死而紹為晉殉節君子是哀稽紹之父亦枉死而紹為晉殉節君子是哀而非紹以其死之非孝也夫晉中國也猶不可死其難矧元何如於晉耶齊莊公之弒也石之紛如死之晏子曰非其伊憂之臣焉得而死之莊公雖無道不胡元如也然則諸人欲死之者為非不死者為是　國初起義而元未諸賢皆不仕而其仕者或嗤其失節如劉基宋濂詹同等故著此論以明仕元而欲死者皆非節而不知聖人通變之道也

辨惑

陰陽家以左為上曰青龍也右為下曰白虎也小民惑焉龍川子曰此術家之淺事訛亂之甚者愚人不之知耳曰青龍者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也曰白虎者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也乃懸象於天無與乎地地非其所司也地道尚右於卦乾始

乎西北於地山陵西北為上地不滿東南西北高東南下也於兵右後山陵前左水澤於人右手足剛力於禮太廟　太祖西坐正東向之位於實實自西階皆主自阼階於官不稱職為左遷於士古人稱人之賢才者曰無能出其右然則右者宜高宜大宜尊故而阜厚之勢也今　京師帝王之宅也亦云右擁太行後枕居庸不云左右有高處為形勝也然則尚左者乃夷狄之法爾故曰徵管仲吾其披髮左衽朱子曰中原山脉自西北来故西北者天下之脊三代漢唐皆以西北制天下我朝建都亦必不東南而宅鳥北京者西北之勢不可不據之也

論將

古之所謂將者欲其權重云、也後之所謂將者畏其權重云、也夫將者有權之謂也故兵書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夫君命亦嚴矣乃敢不受將不為方命跋扈乎唯君欲

其權之重也而不內制將以其君不疑也而得外專君不疑也將外專也李牧得以饗士李廣得以射獵李勣得以為唐之長城郭進得以為宋控制西山此蓋君不內制而得重其權將不自趄而得專其任邊靡所以不飛而將之威名自烈於境外矣後之所謂將者畏其權之重也文臣以臨之內臣以監之上功簿者考校錙銖而實不能得實紀乃徒足以拘孟尚使邊將戍卒鮮體而生逋心徵散之以銀絹也悍官猾帥侵剋而澤不下及虜文而秖足上應使有月日之費而軍無斗升之需此其為權亦可謂微之微者爾安望其養萬里之威以銷其南牧之氣哉況耳目之司寄之不得其士心膂之任委之不得其人曰權釋也而舉保之責不任其成敗曰兵柄也而巡邊之臣不核其能否外之而不內也疏之而不親也世為太平安用毛錐也此其勢必將重而輕輕而重將有如武弁得

志而儒者方將無能為矣此亦天下古今豪傑之所共見者也愚意謂宜精擇本兵柄之臣再加訪退廢之士東自四海治西至保安州又西自環慶以及固原三邊北虜之情之志之勢吾得操而知之厚其賞而不以文臣拘之重其權而不疑之必將有文武之才可為任使者若曰不然今日之誤事者何如

論相

古之為相者一後之為相者四自唐虞而下由成周而上其為相者可知已舜之相堯禹之相虞益之相夏伊尹仲虺傅說之相商姬旦召奭之相周有相之德故有相之業今觀諸其身之聖賢德可知也觀諸其天下之隆盛業可知也傳曰有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人雖不一代雖不同而其為相之道無不同也自漢而下由宋而上其為相者亦可知已人品之高下器量之淺深才識之大小雖時

有不一也而人因之以不一乃有所謂識體之相焉有所謂救時之相焉有所謂庸佞之相焉而其治亂盛衰亦無不由之以見也漢之相多矣蕭曹丙魏識體之相也畫法守一而天下未嘗不清靜也不問吏吐而天下未嘗不寧一也牛喘而問若迂矣而殺人者豈縱之乎水旱必奏若冗矣而條例者豈廢之乎若蕭望之李固杜喬陳蕃竇武審勢決機欲以隨時而補敝斯亦

已矣[illegible]之[illegible]張湯之律令於
[illegible]亦變更矣而張禹孔光胡廣之輩則守
位以從庸懦僻佞之例也唐之相以杜宋為
詩體以姚元崇楊綰為救時以李林甫裴延
齡為變更以伴食模稜者為庸佞宋有文富
司馬韓琦呂[illegible]詩體者也趙普夷簡李綱趙
鼎救時者也王欽若王安石呂惠卿南渡公
田關會變更者也韓絳曾公亮輩庸佞者也
漢唐宋之人雖有四而其終歸於兩端而已

矣善惡治亂之謂也識體救時其人善以治
變更庸佞其人惡以亂漢唐宋之所同也然
究而言之庸佞之相似識體變更之相似救
時變更若救時也然或權不足濟勢見不足
以終慮法不足以漸通制不足以經久駭世
驚俗紛挐鶩亂有害無利倒行逆施止足以
誤國殄人矣此其知見於有為者也庸佞則
非知體也蓋其以曲謹小廉為持行以徐言
端靜為養體以不泄温温樹為慎以擧策數馬
為恭朝綱不立而曰侍經筵百工未熙而曰
格君心唯唔持祿固位而謂得大臣之
體以盡廢天下之事者乃所以妨賢而病國
矣與其知安於無為者也然變更之相代或
一二而庸佞者則接踵焉豈天下無奇特豪
傑推識洪量至公血誠之人以天下安危治
亂為己任者哉顧英明睿知之君一留心於
擇相必識體而不遺去半篇

王陽王尊

史稱王陽為益州刺史行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屢乘此險即自投劾去後王尊為刺史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叱其御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孟氏曰漢世尚名節行多矯激而過乎中二子之行矯激而過中者故為之說以析二子而開后人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道禮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道莫大於大倫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天下之達道也臣忠子孝是不可解于心而修身以道行道以身身也者所以行此道也夫有身所以行道必無其身者道將焉行與夫必有其身者將焉有道道斯離離道非人且非身矣王陽必有其身者也王尊必無其身者也皆不知行道以身者一則重之而必有其身一則輕之而必無其身必有其身棄道者也非忠必無其身棄身者也非孝夫道不可須臾離而身有輕重焉時也所以行道也當其身之可輕見危必授

命臨難必毋免殺身必成仁舍生必取義可
藥可戮而不可使辱斯則行孝之大者不然
者苟全偉完存血肉之軀以偷生夷狄爾禽
獸爾髠體辱親斯則不孝之大者遇其身之
可重有辟世有辟地有辟色辟言辟膚手足
不敢毀傷亦非不忠其不然者則攖龍鱗啖
餧虎輕生徒死取戮失身亦自經溝瀆爾不
可謂忠王陽之身非不孝者必有其身而無
用於世則不可以為忠王尊之身非不忠者
必無其身而無益于世則不可以行孝均之
俱廢一倫焉非達道也比干一身迄知必死
以直諫焉殺之而且剖其心孔子曰仁不有
其身也曾子之過齊寇且先去以為民望孟
子曰義不輕其身也大軽重其身以為道者
孔孟之所與輕重其身而廢道者孔孟之徒
所不與矣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君子
以為不仁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君子
以為不義夫為我者身若重也乃至不仁兼

愛者身若輕也乃至於不義不仁者乃至無君不義者乃至無父無君者乃至禽獸天下之達道不如是矣夫二子漢之賢者忠者孝者史氏之所稱而許者非不仁義者而其行若此者矯而激之過乎中而流于楊墨不自知也人必欲推先人遺體之心則天子益州之守必無身之人而後可必欲盡不畏九折坂也則墜下之腐肉朽骨也亦多矣噫

卷終